

海外文叢

張錯・黃金淚

OVERSEAS CHINESE WRITERS SERIES

海外文叢

黃金淚

——
美洲華工血淚史

張錯著

三聯書店香港分店

海外文叢

策劃：蕭滋

執行編輯：潘耀明

黃金淚

責任編輯：忠揚

裝幀設計：尹文

封面攝影：高志強

版面設計：楊少淇

正稿製作：圓意設計

書名：黃金淚（海外文叢）

作者：張錯

出版發行：三聯書店香港分店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九號

JOINT PUBLISHING CO. (HK)

9 Queen Victoria Street, Hongkong

印刷：藝光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仔黃竹坑道四十八號八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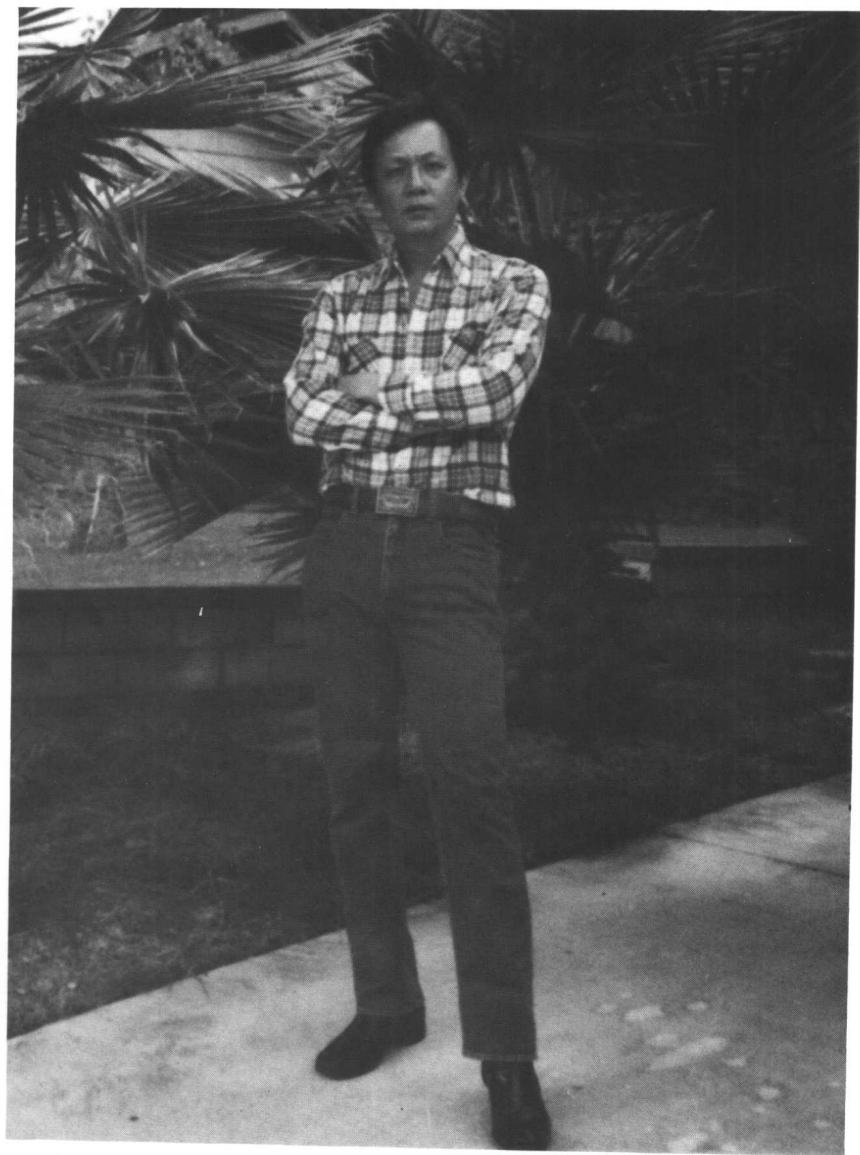
版次：一九八五年七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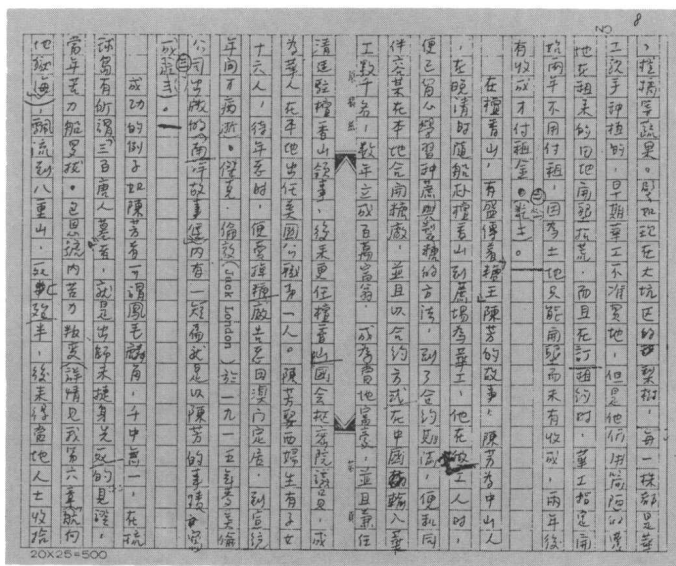
國際書號：ISBN 962·04·0409·2

規格：大三十二開（210×137mm）一五六面

©1985 Joint Publishing Co. (HK)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kong





- 作者攝於1984年
- 張錯在家中客廳裏
- 作者手迹

目次

1 序《黃金淚》

作品部份

13 楔子

16 難忘的正月·一八四八

26 金色的熔爐

34 熔不掉的龍種

40 阿彩傳奇——一個名妓的一生

48 堂門

58 航向地獄海——苦力船羅伯特·包恩號

68 四艘苦力船

80 響馬華堅

89 馬克吐溫與華工

敬如在——早年華工在美的廟宇崇拜 96

天使島上無天使 103

一筆爛賬·半張清單 116

大來 124

資料部份

參考書目·補註 135

張錯小傳 139

張錯著作表 140

地圖部份

序 《黃金淚》

張 錯

1

一九八二年六月我開始坐下來有計劃的把《黃金淚》按着大綱和資料的安排一章章的寫下去，一九八四年六月我寫完最後一章《天使島上無天使》，足足寫了兩年。雖然兩年間《黃金淚》並不是我所有的寫作計劃，但無疑這兩年中無論在精神與生活的任何巨大壓力，寫這本書的計劃仍然是我最大的挑戰與慰藉。那天晚上寫完《天使島上無天使》，瀏覽了一下前面數章的舊稿，驀然心裏產生一項疑團，竟然使我徹夜無眠。無眠的夜不是太多，却並也不少，而這疑團越滾越大，終於充滿了我的胸臆，我寫《黃金淚》的最初動機，不是像亞裔的第二代或第三代，有一種追溯先祖拓殖的感情，我也沒有研究少數民族的野心，去肯定華人在美國的地位。我寫《黃金淚》主要是一種認同。一百多年前有一批金山客來了美國，留下來或返回唐山也好，歸化成美國人或回去做中國人也好，這一批人從頭到尾都是中國人，他們既沒有想到要變成美國人，也沒有可能將自己變成美國人；在某種程度上，無論風俗語言，他們都具備強烈的中國風，他們在美國常被稱為第一代，但他們知道自己實在是幾百代幾千代後的華夏子孫，他們大部份文盲，或是低知識階層，他們慣常以行動代表答案，而「歸老唐山」却恆是此志不渝的答案。一百多年後，也有一批金山客被放洋或把自己放洋來美國，也許，他們慣常用語言代表答案，他們無論在風俗語言，都頗能中西融會，而且也頗屬中級知識階層，他們也被稱為第一代。像一百多年前的第一代，他們分享着一種悲劇性的中國隔離感，雖然有一

部份人（天下沒有絕對的事情，絕對的人物）頗能安於現狀，但在大部份的第一代來說，他們渴切地需要着一種強烈中國的向心力。

這種強烈的中國向心力對一個民族主義者而言，無疑是絕佳之事，生為中國人，死為中國魂，可是在異鄉，是否活為異鄉客是絕佳之事呢？在今日的異鄉，我想答案是否定的，當年漢唐盛況，天朝威儀，在未開化的蠻邦夷族，自有一種震懾人心的大國風範，可是隨着落後國家的興起與民族信心的建立，以及大中國帝國主義的沒落，扯住過往光榮的舊包袱是沒有用的，正如我們已不屑被外國人呼成杏眼豬辯的清客（Chink）或陳查理（Charlie Chan）之類的形象，現代的東方人就像現代的西方人一樣，命運操在自己和自己國家的手裏。

可是，獨在異鄉為異客，能嗎？

東方人在西方人的社會裏，能嗎？

中國人生存在如此國勢曖昧不明的環境裏，能嗎？

尤其在一百多年前，國勢如此疲弱的清朝，中國人死在異邦猶似死了一頭狗那末容易；如果在中國同樣死了一個外國人，恐怕炮艦早已直駛大沽口了。

疑團仍然存在。換轉來說，中強西弱，西方人跑來中國掘金，掘了金就住老家跑，而且還和本地人發生利益衝突，中國人會怎樣想和對付這些西方人？西方人發明了很多歹毒的名詞稱呼中國人，難道中國人就沒有歹毒的名詞稱呼西方人？

疑團成了一個可怕而隱約可知的答案，也許這不是民族的悲劇，不是種族的悲劇，而是人性徹底失敗的悲劇。

民族彼此了解的挫敗造成紛爭，種族彼此生存的挫敗造成戰爭，人性彼此相愛信任的挫敗造成毀滅。

在美國，尤其在洛杉磯，一個中國人可以吃豆漿油條，看《中國時報》，上中國飯館、中國銀行、中國茶

市場和看中國電影……。

換轉來說，如果一批落籍在中國的西方人，在中國發展成如此龐大的社區勢力與歸屬感，中國人會怎樣看和做？

一百多年前，中國人圍住唐人街，菜場、雜貨店、藥店、賭館、鴉片烟館……喜慶節喪，全按本國風俗，與西方大相逕庭。究竟是中國人沒有接受西方？還是西方沒有接受中國？

當然話又得說回來，美國是一個揉合世界各種族的大熔爐，這是開國的理想，但是不實現的理想便是謊言。以我個人的經驗而言，東仍是東，西仍是西，這是吉卜林肺腑之言。因為問題不在於東或西，或東西是否融匯，問題在於人性的自私與仇恨嫉妬。

所以《黃金淚》成了我個人亞里士多德的洗滌（*catharsis*），百年前發生在華工身上的悲劇並沒有發生在我身上，從他們的故事使我啓發和睿智；還有，一切的悲劇均已成為人類一章血淚的歷史。

可是即使是歷史，我覺得也有義務去用我的觀點與立場，重新追溯過往，反映現在，展望將來。當然在這些零碎的章回裏，我並未能全盤的作出各種史實的探討與求證，但是我基於人類基本權利受損，以及爲了自己尊嚴而掙扎求生的一種原則而寫下了十二章；人生不過數十寒暑，華工的一代已慢慢風化在美國歷史的陳迹裏，但是他們的斷垣殘瓦却是年青一代活生生的課本與教育。北加州現存在西亞勒山脈的四十九號公路就是當年龍種們殘留遺下的一節節龍骨，成爲一個個荒僻的山間小鎮。一九八一年八月十二日，我從四十九號公路的南邊北上，直溯北方的礦脈，在瑪莉蒲莎（*Mariposa*）的博物館外邊，我第一次親眼看到西部早年如牛仔電影內的大篷車，篷車亦如巨龍，只賸骨架，屹然立在灼熱的烈日下，鏽跡的鐵條與鐵釘，使人唇乾舌燥。旁邊那尊水力大炮，龐然而沉重笨拙，的確代表西方粗魯而急功近利的作風。博物館內赫然陳列有中國的幾個鴉片烟土木箱，還有那些專爲儲積金塊金沙的大保險櫃；走出市鎮的街道，我還在那小山頭手撫着那一塊塊用大青麻石砌成的監獄，這就是歷史的陳迹和傷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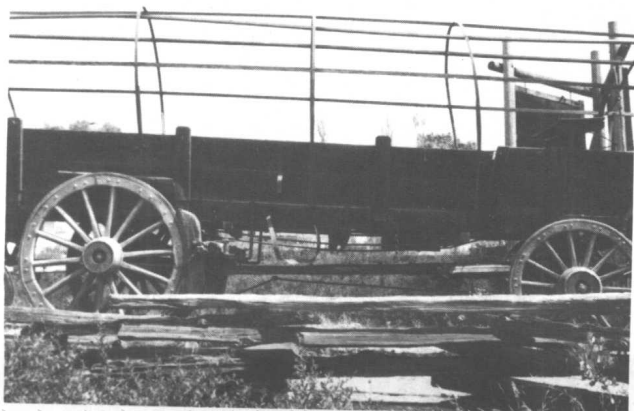
▷瑪莉蒲莎鎮的西班牙文叫蝴蝶。可是蝴蝶鎮中無蝴蝶，只有這座青麻石砌成的監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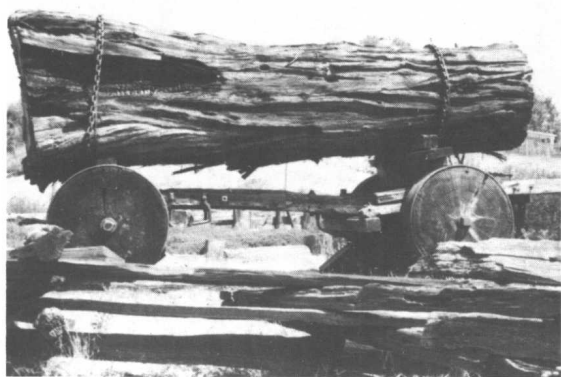
▽中國營無中國人。現存的建築物大概是這座頗有中國村風的郵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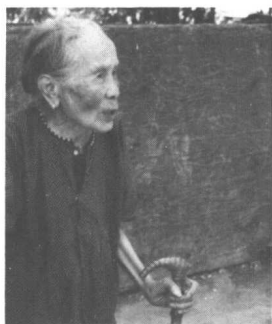
△姑達維爾鎮荒置的「新新和」雜貨店，牆磚斑駁。唯一能幽然思古的，大概是那張「蜂花」檀香皂的招紙。



◁大蓬車猶如遠古的巨龍，如今只剩下空空的骨架和往昔的光榮。



△運載大木的車子，
車輪也是用鐵皮裹着
木頭做成的。



△住在占姆士鎮的中國老太
太，一九八一年她已九十一
歲，還每天在街道上散步。



▷水力大砲是用來沖
濺山石的，是急功近
利的尋金法，毀壞性
甚巨。



◁占姆士鎮的雜貨店
是仿早期西部時代的
建築構架建成的，唯
妙唯肖。

我也曾開車沿着螺旋形號稱「地獄谷」的山路直去姑達維爾（Couerville），那兒從前曾有一千五百多名華工在附近開礦，現在蕩然無存，只賸有一座荒置的「新新和」雜貨店，蛛絲馬迹，令人幽然思古。姑達維爾再過去是一個市鎮叫中國營，顧名思義，當年就是唐人集居之地。據聞當年一場大堂鬥也在此地舉行，可是至今中國營無營，正如天使島上無天使一樣。但在占姆士鎮（Jamestown）附近却有二鎮名美國營（American Camp），顧名思義，至今仍是，美國營內全是美國人，因為當年就是他們把墨西哥人趕走，把市鎮佔領後呼為美國營。在占姆士鎮，我碰到唯一住在當地中國家庭的一位老太太，已經九十一歲了，還是鶴髮童顏，在大街行走，他鄉遇國人，格外親切，在與我整腳的台山話交談裏，她告訴我長大了的兒孫都到大埠洛城等地謀生去了，遲些時她也要搬走，則當年華人盛況的一幕便告終結，再也沒有什麼可以讓人們想起中國人。

後來我到了以響馬華堅著名的大市鎮蘇魯那（Sorona），果然名不虛傳，市鎮比沿途的小鎮都更有格局，市內有大街名百賴福（Bradford），以前東百賴福街就是華人聚居的唐人街；在西北賴福街，我參觀了郡博物館，內裏驚心一段文字，敘說此館從前就是郡監獄，一日獄囚們縱火，把自己燒死在裏面，才改裝成博物館，館後園衰草斷垣，破窗殘瓦，頗有監獄舊觀，惟陰風陣陣，令人生怖。

出了蘇魯那就進入所謂礦脈中部，那兒有以馬克吐溫著名的天使營，市區甚小，但附近有馬克吐溫公園，頗可一覽。沿着礦脈北上，有以大盜黑伯（Black Bart）出名的聖安支亞斯（St. Andreas），也有以吊人樹出名的披沙維爾鎮（Placerville），其名披鎮，位在山巔，風景優美，與吊人樹並列殊不相稱。披鎮過後就是名著一時的哥倫瑪，金礦的發源地，占姆士、馬歇爾的石碑與塑像高高豎立，左手手指指着亞美利堅河，一切都好像應了狄更斯在《雙城記》說的那些話——這是睿智的年代，也是愚笨的年代；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絕望的冬天；這是幸福的時代，也是苦難的時代。

可是這一切都必須以過去動詞或過去完成詞來追溯那一段滄桑。譬如那個一度曾誇擁有五千名中國人口的

中國營，現在只不過是一個住着一百五十名美國人的煤礦小村罷了①。

譬如，在沙加緬度以南的「大坑」區內的四個小鎮，包括樂居鎮（Locke）和葛崙鎮（Courtland），都是國父當年落腳之地，因為那兒種植果園的華工有很多都是中山人。國父在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一一年間，經常奔走於加州與美國中西部，武昌起義的那一天，國內打電報去大坑，但國父已赴芝加哥，所以起義的消息，還是大坑的父老轉告給國父的。

當年華工並不是全部去開礦，沿着礦脈中心沙加緬度，聖華堅山谷（San Joaquin Valley）和河谷三角洲，他們向地主簽租土地，種植蕃茄、洋蔥、馬鈴薯、燕麥、草莓、柑橘等蔬果。譬如現在大坑區的梨樹，每一株都是華工親手種植的，早期華工不准買地，但是他們用簡陋的農地在租來的田地開墾拓荒，而且在訂租約時，華工指定開始兩年不用付租，因為土地只能開墾而未有收成，兩年後有收成才付租金②。

在檀香山，有盛傳着「糖王」陳芳的故事。陳芳為中山人，在晚清時隨船赴檀香山到蔗場為華工，他在做工時，便已留心學習種蔗與製糖的方法，到了合約期滿，便和同伴容某在本地合開糖廠，並且以合約方式在中國輸入華工數千名，數年立成百萬富翁，成為當地富豪，並且兼任清廷駐檀香山領事，後來更任檀香山國會樞密院議員，成為華人在本地出任美國公職第一人。陳芳娶西婦生有子女十六人，待年老時，便賣掉糖廠告老回澳門定居，到宣統年間才病逝。傑克·倫敦（Jack London）於一九一五年麥美倫公司出版的《南洋故事集》內有一短篇就是以陳芳的事迹寫成③。

成功的例子如陳芳者可謂鳳毛麟角，千中無一，在琉球島有所謂「三百唐人墓」者，就是出師未捷身先死的見證。當年苦力船羅拔·包恩號內苦力叛變（詳情見《航向地獄海》一文），飄流到八重山，死亡殆半，後來得當地人士收拾遺骸，葬在富崎原的山丘邊緣，用亂石砌着一堆堆的墳墓，並且將死者的姓名、籍貫、年齡和死亡年月日燒在一個大型磚頭的墓碑上④。死者雖云已矣，但是冤魂又何日得息？姓名、籍貫、年齡和死亡年月日沒有任何意義，把它們加起來，只代表了一場大屠殺的死亡數目。姓名無法代表什麼，籍貫

年齡也無法代表什麼，死亡年月日代表了一種希望的幻滅，代表了在故鄉一些母親與妻子倚門而泣的等待。

那些「幸運」地能抵達美洲的華工，一着陸後便如水銀瀉地般的流竄於美洲大陸，除了加州以外，我們還不斷地看到華人在外州奮鬥的紀錄。譬如在愛達荷州華倫鎮的森林區便發現了早期華工披荆斬棘，把山坡地開拓成平坦耕種用的台地。這種「梯田」的耕種本來就流行於廣東南方各鎮，因為陡斜地多而平坦地少，更兼盡量開發耕地，所以在斜坡上開築園圃，一層層的順着陡勢灌溉耕種是南方佃農的本事。但是在美國人看來，如此的開發實在是驚人的國史文獻。華倫鎮本來是在一八六二年由詹姆士·華倫發現金礦而得名，不到數年，該鎮湧來六千多名礦工，在一八七〇年至一九二〇年間，中國人除了開礦外，還在鎮外十五里外的森林區開墾種植，把蔬菜、葡萄、草莓及黃麻用馬車載到華倫鎮裏去賣，可是到了金礦發掘罄盡，礦工們相繼離開時，華工們也因缺乏農產品市場而移遷舊金山或西雅圖，有些乾脆趁機回唐山去⑤。

在阿利桑那州的皮斯谷鎮（Prescott）內也有著名的所謂華工秘密「地下隧道」。一八六九年，華工開始遷入該鎮，當地人對這批龍種的仇視敵意在本地的《亞利桑那礦工周報》一覽無遺，五月廿九日該報轉載「假如他（指華工）活得夠久，得以長大成人的話，本地區就算有了個中國人」。同年十一月廿七日，報載「更多的中國人——上星期又來了三個中國人，他們都已經開始工作。現在總共有四個中國人，夠多了」。到了年底，據說華人已增至十六名。一八七〇年末期，該鎮甚至有一個成員約七十餘華人組成的唐人街，他們大都為農工、傭僕、開礦、做餐館、雜貨舖和洗衣店的生意。在著名的威士忌巷內有條地底隧道，據云是華工所築，傳說築地下道的原因有三——躲避牛仔到處槍擊華人取樂；鴉片走私；妓院交通⑥。三種原因第一種最可信，華人當日在美，隨處遭人笑謔是家常便飯，可是萬一不幸碰到蠻不講理槍不離手的醉酒牛仔們，橫遭毒手是尋常的事，文獻中不斷的指出，每次法庭審判，總有那些牛仔大喊冤枉——「大人，我究竟做了些什麼，我不過殺了一個支那人罷了！」讀者自不難想像，一個牛仔到酒吧尋樂，錢輸光了，人也喝醉了，搖搖擺擺被摔出酒吧，他騎上馬匹，不知東西南北，亂闖亂撞，拿着手槍朝天亂放，碰到一個倒霉的中

國人在走路，越看越氣，「一天都是你這隻支那豬，害得老子窮得發昏！」手上的槍便朝着華人的身上亂放，華人拚命逃避，驚惶無措，牛仔大樂，一下錯手，便把華人殺了。如此之事，並非閉門造車，實堪採信。試看看今天底特律的陳果仁命案，動機如出一轍，只不過陳君被誤認為日本人，而日本汽車公司使美國中西部失業的汽車廠工人恨之入骨。讀者們試看兇手之判例，就知道華工在美的冤魂絕對無法平息，東方人在西方世界的眼淚仍是洶流不絕⑦。

希臘神話裏有一段很著名的米狄斯皇帝點石成金的故事。米狄斯皇帝富甲天下，猶不知足，而貪愚是他的最大弱點，一次他得酒神賜予恩惠——凡是他手指碰到的均變成黃金。米狄斯歡喜若狂，到處點石成金，可是當他手指撫觸到心愛的女兒而把她也變成黃金後，他才明白自以為無上的恩寵實在出自本身的愚駭，在飢寒交迫（因為食物衣服都變成黃金）之際，他祈求酒神能使他變成凡人，酒神准其所請，但米狄斯必須長途跋涉，披荆斬棘，到遠處山裏的一條河裏把他的魔術洗去。米狄斯終於找到了河流，縱身躍入其中，他看到金光閃閃的魔力隨着他的淚珠流入河水，使河床的泥沙變成閃爍的金沙。米狄斯快快樂樂的回復凡人之身，回去和他的家人團聚。

所以我們知道，黃金淚原是神性的恩典，人性的愚駭。黃金，與血淚是不可分割的。米狄斯王最清楚，當黃金的眼淚從變成金像的女兒底臉龐上滴下來，心裏是如何的辛酸。

寫這本《黃金淚》時，朋友的鼓勵與幫忙實在太多，高信疆、痾弦、金恆煒、周浩正、劉克襄、鄭臻等不過是其中一些名字而已。尤其是吳泰昌先生，他千辛萬苦，給我找到那本碩果僅存的《反美華工禁約文學集》，而且還無條件贈予，更令我十分感謝。

附注：

①在美國的華裔及中國遊客仍然經常訪問這個徒有其名的小村鎮。據九十高齡的本地老太太維歐拉·普羅查樂追憶，當年她和中國兒童一起上學，一起長大，但過去中國人住的房子，全都拆掉了。在她小時候，中國營有三座中國廟宇。過去山上也有一個很大的中國公墓，俯瞰全鎮，但葬在裏面中國人的靈骨，最後都運回中國去了。上面資料據美洲《世界日報》一九八一年十月九日。

②同上，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七日，據加州大學山打姑茲分校亞美研究教授陳素貞的演講，謂華人到洛杉磯的歷史，「有記載是從一八七〇年開始，沿今日的皮可街、阿爾拉多街一直沿伸，最多的有達五十二英畝，華人築渠灌溉，使農業繁盛，供銷洛杉磯地區各城市」。到了二十世紀，隨着新僑的遷入，華人開墾拓殖似有復甦之勢。在內加州而言，農地多以種植蔬菜供應華僑消費為主，而且因為海岸地區早已開發成為工業化城市，所以大都往加州東邊內陸遷移。

③見章華《糖王陳芳軼聞》，美洲《國際日報》一九八四年三月廿三日。

④詳見張希哲《琉球唐人墓埋藏着一頁華僑血淚史》一文，台灣《中央日報》，一九八二年九月廿九、卅日。「這些石頭堆成的墳墓，經過長久歲月的風吹雨打，漸漸崩壞。至一九七〇年一月，當地華人領袖林發與石垣市市長石垣喜與兩先生共同發起建立一座美觀堅固的唐人墓，盡量收集散佈附近的石頭墳墓遺骸，合葬在一起，以垂久遠，而便祭祀」。

⑤關於華倫鎮外森林區的華人遺迹，洛杉磯《時報》曾有報導，我這兒是根據美洲《國際日報》一九八三年八月二日的轉載資料。

⑥見美洲《國際日報》一九八三年八月二日、三日。該報記者譚世英有特別報導《亞利桑那皮士高鎮華工地下通道追蹤》。

⑦陳果仁於一九八二年被底特律的兩名白人汽車工人錯認為使他們失去汽車市場的日本人，用棒球棍毆斃。當時距陳氏預定的婚期，只有兩個禮拜。兩名兇手經陪審團裁定有罪，主審法官結果判他們罰款三千元，緩刑兩年。後來見消息透露，這個法官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經作過日軍戰俘，吃過日本人的苦頭。